

楊本生劇作選

楊本生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杨本生 著

杨本生剧作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吉林人民出版社

Q77.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本生剧作选/杨本生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9
(吉林人民——七色光文丛)

ISBN 7-206-04298-8

I. 杨… II. 杨… III. 戏剧-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488 号

杨本生剧作选

著 者:杨本生

责任编辑:于二辉 封面设计:周 庆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7.43 字 数:38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298-8/I·276

版 次:2003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册

定 价:220.00元(全套)/本册定价:36.00元

山亭攬勝臨空闊，雅魯河寬洲渚巖巒。
彌望晴明萬，封圓數聲汽笛，綫輪過軌。
道徐彎列載，龍蟠輸送良材出寶山。

本生同志屬書錄，意作采桑子，游扎蘭屯奉正。一九七七年春葉聖陶圖。

叶圣陶先生，耄耋高龄，对作者除面对面谆谆教诲，还赐字、赐信，鼓励作者创作“丰美”的作品。

本生同志：南游寧蘇一個月，於昨日回京，惠書及《怀念敬愛的周总理》《鲁迅研究》等，料編目索引，各一冊已在案頭。足下到寧，當能遇見小兒立誠。彼伴我參觀空留蘇，江陰三地，將以所願奉告，今不多敘。奉調北創作，不知取何題材，用何形式。預祝思緒順暢，下筆如流泉，佳作豐美，用的讀者。如此奉復，即問
此致。

葉聖陶 五月二十日

叶圣陶先生给作者的书信

侯宝林先生三次约见作者，指导“为民求乐”一笑的艺术。甲子年，与作者合作之文章在京发表后，赐字留念。

侯宝林先生

为民求乐
趣无穷

甲子夏月

侯宝林

1998年，我已近古稀，为了“祝家庄上
访英台”，与妻子暮春三月，拜谒毕淑敏“同
宗共读三夏耕”的杭城石松为麓台，沐浴暮春
晓，“走过一山又一山，前面到了凤凰山”，
再来东跨钱塘江，过曹桥，越行“山阴道上”，
抵达上虞，求至我母亲终生想望而未能至的祝
家庄祝英台家的故园。但令人唏嘘的是，岁月
无情，当年的楼台、闺阁、芳径、秋千架不见
了，祝老红手植的“月心松”，虽经寿星千回
百转，也未见其“又生”！依稀当年的痕迹，只
是庄前那条玉水河，依旧在石古石废墟流淌着。
静默河中，清心涟漪，心潮激起了无眠的对
过酒。

母亲是對我施以戲劇恩惠的第一人。儿时
家贫，要进戏院为母有足不胜，只好为母

2003年，作者手稿

沧桑戏剧思贤母

(代自序)

光绪三十四年孟冬的一个风雨天，郑板桥故宅的比邻，生下一个女孩。她，就是我的母亲。我外祖父乃一介寒士，满腹珠玑，不足疗饥。母亲方读毕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在家。她哭泣了几天后，锐志自学。未过几年，竟能读懂吾乡大儒施耐庵、陆西星、华阳洞天主、宗臣、刘熙载等所编撰、校订的《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报刘一丈书》、《艺概》诸名著。更难得的是，那个清末时代广为流行的民间唱本，她从亲朋邻里家，借阅了数百本之多。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琵琶记》、《包文正怒铡陈世美》、《十把穿金扇》、《精忠报国岳家军》等，最为喜爱，洋洋数万言，能倒背如流。

民间唱本，以唱词为主，偶有说表。它矛盾冲突尖锐，极富传奇性，加上高潮、悬念、启承转合等诸多蕴含戏剧元素的设置，宛若诗剧。事实上，它很多脱胎于传统剧目；同时，它又孕育了更多优秀剧作。

母亲对民间唱本，爱默读，也爱吟咏。她善用家乡兴化人喜欢的扬州小开口（今名扬剧）、淮北高腔（今名淮

剧)，以及里下河一带流传的民歌俚曲、《板桥道情》中的旋律，来借此扬清激浊，抒心述志。我开蒙前后，屡见左邻右舍登门，恳请她讲述这些“劝世文”。蝉鸣萤飞的夏夜，风雨交加的白昼，我家往往“高朋满座”。我伯父、父亲和在我出生前夕去世的祖父一样，都是油店小职工，收入低微，加之世代无寸土片瓦，家境艰难，可母亲从不因此而收取听者分文，时而，还倒贴点茶水。

我儿时最爱听母亲背诵“梁祝”。每当听到“草桥结拜”、“十八相送”，眼前便会浮现迷迷濛濛的草桥、钱塘古道、西湖、长亭等充满诗情画意的场景。虽是幻影，然比看戏更多真实天然，更多遐想空间，和更多自己参与创作的愉悦。这些场景，在我以后习剧，尤其是创作大型戏曲《梁祝新传》时，在设戏、布景、人物叙事抒情方面，大有裨益。1998年，我已近古稀，为了“祝家庄上访英台”，与妻子暮春三月，拜访毕梁祝“同窗共读三长载”的杭城万松书院后，沐浴着春风，“走过一山又一山，前面到了凤凰山”，再乘车跨钱塘江，过曹娥，趱行“山阴道上”，抵达上虞，来至我母亲终生想至而未能至的祝家庄祝英台家的故园。但令人唏嘘的是，岁月无情，当年的楼台、闺阁、芳径、秋千架不见了，祝九红手植的“月月红”，虽经春风千百度，也未见其“又生”！依稀留下的痕迹，只是庄前那条玉水河，仍旧在万古不废地流淌着。我默视河中清清涟漪，心潮中激起了无限的戏剧波澜。

母亲是对我施以戏剧影响的第一人。儿时家贫，买票进戏院看戏自是不能。只好在祖母、伯父、父母空闲时，尾随他们身后，扛着凳，远去荒田野舍看那些“草台班子”的露

天演出。这里演戏，颇有君子之风，钱多多给，钱少少给（一两枚铜板即可），无钱人家也不强要。

后来，我年渐长，对庙宇里神台上演的“大戏”（京剧），更感兴趣。每日放晚学，必做的“功课”是先赶往城隍庙、都天庙看“大戏”的“开门戏”。所谓“开门戏”，是指散戏前为防拥挤，庙门大开，穷戏迷们趁机拥到庙里，过片刻戏瘾。家乡有句俗话：“开门戏好看，门口难挨！”就我而言，岂止“难挨”，更有几多辛酸！我10岁那年，有天呆在庙门口那块刻有“天理良心”四字的匾额（旁边还有一把泥塑的大算盘）下面，“挨”“开门戏”，见有几个小孩，从庙门口东侧的木栅栏钻入庙里看戏，逃过收票关卡。木栅栏里系判官、小鬼塑像，面目可怖。我胆特小，向来不敢正视。为看戏，我胆战心惊地如法炮制。刚钻到判官、小鬼身边，猛被从庙里迎面而来的收票人抓住，他那架势比判官、小鬼还要可怕，凶狠地毒打了我一顿。我没哭，回家也没告诉父母，我不忍心让父母为我难受。

次年，城东新盖了一座砖墙木梁草顶的“新亚大戏院”，角儿大都来自上海，且有机关布景，全城为之轰动。夏天的某晚，母亲为贴补家用，代人家纳完鞋底后，陪我到这戏院门口看“开门戏”。我母子和众多“挨”戏者一样，老实巴交地静候在收票口的远处，不敢越雷池一步。谁料，一个恶魔似的收票人，抡起一条又长又宽且有铜扣的皮带，冲着我们猛抽猛打。母亲为保护儿子，被那家伙打得鼻青眼肿。母亲没哭，我哭了，哭得很伤心。是夜，我悲愤难眠，想得很多很多。我母亲是多好的一个人啊！唱本和戏剧里所颂扬的中国传统道德，她一直铭记在心。她之善良、忠厚、

本份，蜚声闾里。人们说她“肚里缺食身缺衣，犹怜他人寒与饥”。乞丐过门，她常将自己碗里薄粥，与其分食；有年严冬，她竟把床上唯一的垫被，剪成两半，一半留己，一半分给更穷的缺被的亲戚。如此好人，竟无端地遭人毒打，善无善报，城隍庙门上写的那“天理良心”何在？于是，我想争口气，给母亲出出气，长大后学唱戏，专唱给母亲看；最好自己也开个戏院子，让母亲天天看戏，不消买票。

后来，我没能学唱戏，更开不起戏院子。15岁那年，仍走我家几代人同一条道路，到南京一家私营商店当学徒了。此乃对我有厚恩的表兄陶正禄先生介绍的，使我有了一个饭碗。这时，干活虽累，而我对戏剧兴趣未稍减，背着老板，不断听那马路两旁各商家播放的戏剧唱片。

一天午后，我请假看望了表兄回店，路经洪武路会堂。里面正演出“京朝名角”的“打炮戏”。想买票进去，奈钱不够。失望中，瞥见此堂旁门有条隙缝，“有隙可乘”，便向里面偷窥。此刻是《小上坟》开场。这是出旦丑并重、载歌载舞的折子戏。俊女丑男，缟衣红裳，动作有如行云流水，煞是好看。特别是贯穿全剧的唱腔，用的是京剧中罕见的“柳枝腔”，结合悲中藏喜、亦庄亦谐的情节，将剧中所规定的时空、情境——清明时节、荒村野冢、白蝶纸钱、夫妻悲欢离合，渲染得淋漓尽致。当时，我边看戏，脑中边出现许许多多天地苍茫、人世烟云等等不可名状的思绪。这以后数十载，我几乎还记得这唱腔的每一个音符，以及剧中的说白、唱词。说来可怜，这些，我都是从门缝里学到的。谚云：“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而我这“门缝里看戏”，则把戏看“圆”了。这以后，这戏在我心目中，一直是“珠

圆玉润”，它也似在不断地“圆”着我的戏剧梦。

1949年冬，南京市进出口贸易工会选举。在近万名会员中选出七个委员。我当选为青工委委员。翌年，又兼任下关区工会主任等职。因屡受表彰，领导几番动员我竞选工会副主席，脱产工作。我重学业，不介意升腾，舍机遇，考入中央税务学校，当了名会计专业学员。第二年元旦前夕，校方号召同学们编写文艺节目迎接新年。于是，我编写了话剧《春潮》，岁首在校礼堂上演。这是我的第一个剧本。

四年后的一个严冬，我正思新作，我那11岁就当童工的父亲杨祚福先生，因多年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从此，我挑起了家庭的全部经济担子。肩负虽重，仍未忘写戏。

1956年，我在税务系统工作，评为甲等税工模范，工作环境甚佳。然而为了更好地从事戏剧创作，我婉谢了领导再三挽留和拟予提拔之好意，甚至放弃了税务局为照顾我家庭困难，每月补助我的占我工资三分之一的10元补助，毅然请求调至文化部门工作。母亲对此颇不赞同。她怕我写稿“爬格子”伤神，更担心我因“爬”而跌跤。我未听劝。我想用剧作褒善贬恶，为社会多作点贡献。同时，也想“为稻粱谋”，挣点稿酬，自力更生地贴补家庭开支之不足。当然也想为母亲和我自己当年因看“开门戏”受殴受辱，争上一口气。

写戏者都深知，戏剧创作较之其他文学样式更见艰难。它除了要有良好的文学功底外，还要懂得这门综合艺术，如表导演、舞美、音乐、服饰、灯光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我以写戏曲为主，这就更要求我还要谙熟一些诗词歌赋。我童年虽受母亲一些戏剧熏陶，虽曾受“十载寒窗”之苦，涉猎过

些经史子集及唐宋诗词，但要搞好戏剧创作，犹感力不从心。临阵磨枪，我努力参加了中国文化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函授中心等十余所学校的面授、函授，及中央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央戏剧学院等举办的读书会、培训班学习，前后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直到年近七旬，仍在为人弟子。

除读书，我更重看戏。借会演、观摩、取经、采访、开会、自费旅游等机会，南去夜郎古国参加中国军雉研讨会，看贵州诸民族雉戏大会演；西赴新疆为南通建筑工人编戏，看驰誉中外的如皋木偶团的巡回慰问演出；北上大庆油田采访南通当代“鲁班”，看豫剧艺术家常香玉祖孙三代的《花木兰》；东往越剧之乡浙江，看越、绍、甬、瓯、杭、婺、湖、姚、睦、和等剧种的展演。至若京、沪、宁、杭、通、扬等地的戏，则观之更多。其剧场，几都看遍。看戏外，我还溯源，寻访一些构生戏剧的原型，去了“火焰山”、“瑶池”、“敦煌”、“西凉国”、“武家坡”、“天波杨府”、“梁山泊”、“八达岭”、“山海关”、“白帝城”、“赤壁”、“荆州”、“黄鹤楼”、“雷峰塔”、“断桥”、“金山寺”、“四望亭”、“浏阳河”、“南泥湾”、“咸亨酒店”、“老舍茶馆”、“沙家浜”、“小陈庄”、“柳堡”……全国所有省、自治区，除藏、台，都有我足迹。江苏全部县、市，则无一未至。为节省公私开支，及有利沿途观光，我甘受艰辛。1979年，从北国南归，拢天津访“六号门”，在火车站广场露宿了一宵。1980年，从克拉玛依去南京，执意请慰问团退掉我的飞机票，先乘15个多小时的汽车，脚踏实地地越千里戈壁、沙漠，再乘火车硬座，不远万里跋涉；途中凡有与梨园有关景点，则尽量下车“看戏”。困极，又赶

下趟火车，因无座位，便蜷卧在硬座乘客位置下，呼呼而睡。时正溽暑，而我也已是半百之人了！这些虽苦，但苦中有乐，每当某戏之原型出现眼前，其乐无穷。当然，外出中也有些舒适事。上级组织观摩、学习，让我们住进诸如上海首屈一指的锦江饭店，及京、宁、杭、西安、烟台等地的一些华厦，有时长达一两月，吃好玩好，大享其“戏福”。还有，随显者采访、改稿等，飞机往返，快活得上天。但，每逢这些舒适事，我感谢之余，也觉奢靡，受之不安。同时，自然而然地思念起远在故乡的老母。由于她身体欠健，我能耐、经济有限，未能与她共享戏乐，殊感愧疚。只是在她70寿辰前夕，陪她跨运河、过长江到扬州、南京看了些戏。我报恩虽微，但她十分满足，思今忆昔，旅途广行善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乃古人对写作者的期盼。我远未能“读万卷书”。但数十载舞台剧、影视剧则看得极多，并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剧本，其总数当距“万卷”不远。如言“行万里路”，我则是大大地超越了。

读书、行路，对我习戏是大有用处的。从1950年开始创作的第一个戏，到今年七十有二，我除写了较多的其他样式的拙作外，共创作了大、中、小型剧本100多部。剧种有徽、京、越、扬、淮、锡、黄梅、海门山歌等。门类分戏曲、话剧、歌剧、舞剧、歌舞剧、广播剧、童话剧、韵白剧、诗剧、小品剧、定向剧、电视剧、电视戏曲、电影等。其中，不少曾由市、省、国家级报刊、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电影厂、剧团发表、出版、播映、摄制和上演，并多次参加市、省、华东、全国之会演、调演，及进中南海演出。

母亲并不太看重我的成果，她所关心的是我的安泰。她老人家真是言之不谬，我因“爬格子”，“文革”一开始，便和全国千千万万个无事的文艺工作者一样，“跌跤”了！虽然不久又站了起来，可母亲再也不许我搞创作。她多次哭劝我说：“往后再也不要写了，家用你有钱就寄，没钱就不寄，我和你两个妹妹宁愿在家替人家纳鞋底、插鞭炮捻子，喝点薄粥。”我时当精力充沛，文思十分活跃的盛年，不得不沉默，好几年没写什么东西。打倒“四人帮”后，我便又积极地重操旧业。

多年来，母亲和我天各一方，她在兴化，我在南通。我之剧作无数次搬上舞台，她都无法看到。尚可欣慰的是，“文革”前，我与人合作的京剧《枫林渡》，这出参加过南通专区、江苏省、华东区京剧会演，招待过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以及戏剧大师盖叫天、麒麟童、俞振飞等观看过的剧目，母亲从家乡的高音喇叭里听到了。可惜闻其声而不见其人。“文革”后，我创作的电视剧《审蛋》、《门神之斗》、《彼此彼此》等，母亲又从家里新购的电视机中看到了。《门神之斗》蒙导演关爱，硬是让我客串一个小角色。为庆祝国庆40周年，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展映此剧时，母亲见我饰演的一位老农民出现在她面前，高兴得只差和我对话。这样，导演便无意中成全了我半个多世纪前要演戏给母亲看的宿愿。至于“自己也开个戏院子，让母亲天天看戏，不消买票”的梦想，似也变成现实，电视机不就是一个最好的“戏院子”么？

还有件令我母子欢欣和自豪的事是，1989年，南通为参加全国徽剧进京200周年纪念在北京的会演，组织我等整

理了《水淹七军》、《端午门》两出传统徽剧。进京前，在南通试演了多场。这时，我把母亲从遥远的家乡接来观剧。那晚，她与我同坐在末代状元张謇先生首建、梅兰芳大师首演的更俗剧场（一度更名人民剧场，现名更俗剧院）的第五排。戏开演前，我回首一瞧，在我母亲和我身后，坐着北京来南通指导并验收剧目的文化部副部长与几位海内外知名的戏剧专家，以及省、市有关领导。我悄悄地将他们的身份告诉了母亲。母亲无言，略有拘谨和不安，似在想些什么。是夜，我想起儿时在家乡城隍庙、新亚大戏院门口“挨”“开门戏”蒙受屈辱的情景，辗转难眠，泪湿衾衾。

六年过后，母亲谢世，享年88岁。去年春天，我与妻回乡扫墓后，在当地买了盘母亲生前一贯推崇的贤德之人《李三娘》的淮剧VCD。母亲诞辰那日，我将此碟片放映。恍惚间，母亲音容宛在，我几乎要脱口而出：“妈妈，快来看《李三娘》！”噫！母亲虽殁，她我之间，戏缘犹存。

今年清明时节，我在整理剧稿时，又想起了我们家当年对文化生活之渴求，和受人歧视、欺凌的苦况，于是，在我祖父母、伯父（杨祚鸿先生，终生无力成亲，无后，1940年作古，我承其嗣）、父母遗像前，献上了我那已是大学教授的二妹刚刚出版的又一新书《青年道德论》，献上了我那已是世界文学博士后的二女译、著的新书《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哈姆莱特〉前传》、《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以及这孩子受我母亲和我影响，早年写作的比较文学硕士论文，后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梁祝故事主题学研究》、《从义妇故事到爱情悲剧》。我

此举，算是“创新”的清明祭祖，也算是向先人的汇报。我自己惭愧，过去虽出版过一点书，但都非戏剧专集，抱憾多年。

此番我之剧作能结集出版，实非易事，兴奋莫名。感谢有关领导对我的关心，感谢我们南通市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文联、市广播电视局、市戏剧家协会、市剧目室领导对我的相助，感谢多年来众多戏剧家、作家、教授、学者，如叶圣陶、巴金、曹禺、侯宝林、马少波、范钧宏、陈白尘、王鸿、梁冰、陈培基、鲁轲、吴景陶、徐应佩、周溶泉等先生对我面对面的指导，感谢出版社领导、编辑、排印、校对等同志为我出书付出的辛劳，感谢戴珩、王慧骥、高龙民等先生对我热情的帮助，感谢我故乡恩师王子和先生等早年对我极为严格的教诲，感谢我母亲谢凤祥女士对我施以良好的戏剧影响……山高水长，众人帮扶，没齿不忘！

本人剧作，水平有限。倘读者能从中多少看出点作者对社会、对戏剧、对母亲的赤子之心，便感欣慰。欢迎大家赐教。

杨本生

2003年5月29日于家中

目 录

沧桑戏剧思贤母(代自序)	1
徽 剧	
水淹七军	1
徽 剧	
端午门	10
京 剧	
曹顶抗倭记	21
电视连续剧	
少年赵丹在南通	78
神话戏曲	
天地人	190
讽刺喜剧	
哭哭笑笑	240
电视剧	
三百多岁的活美人	261

电影剧本

郑板桥审郑板桥 280

戏 曲

梁祝新传 322

电视剧

杜甫嫁给伍子胥 380

动画剧

高帽子奇闻录 390

京 剧

枫林渡 408

讽刺话剧

石榴树下 424

电视剧

彼此彼此 442

电视剧

活见鬼 457

韵白童话剧

和时间赛跑 470

课本剧

琵琶行 477

戏 曲

风火墙 485

戏 曲

珍珠记 510

课本剧

皇帝的新装 533